

人稱「明仔」的張學明教授（76新亞歷史）在中大歷史系任教三十五年，他教西洋史生動有趣，改變了一般人對歷史課有刻板而沉悶的偏見，他深受學生愛戴，還在社交平台上有了粉絲專頁。

張學明 報答老師 對學生好

問：當年你為甚麼會選擇修讀中大歷史系？中大有哪些元素吸引你？

答：讀中學時，我已十分喜愛歷史，當時入讀中大歷史系，純粹是慕名而來。除了錢穆先生，他的弟子嚴耕望、孫國棟等，都是歷史大師。唸本科時，有幸師從孫國棟老師修習唐史，他也是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。此外，嚴耕望老師在我出國交流時，更曾為我寫推薦信。

問：為甚麼取得學士學位後，你會選擇到外國繼續深造歷史？

答：當年中大與美國加州大學有一個交流計劃，名為「Education Abroad Program」，學生可有機會出國深造。計劃學費全免，機會十分難得，於是我便選擇出國，攻讀歷史系的碩士學位。其後，再讀了一個歷史教育文憑和中古世紀歷史的博士學位，師從一位國際知名

的教授Professor C. Warren Hollister。當年一邊讀書，一邊做助教，賺取生活費，雖然辛苦，但確有很大得着。

我相信沒幾個學生會去外國深造西洋上古中古歷史。因為讀歷史需要翻閱很多以希臘文和拉丁文寫成的原著，需要懂希臘文和拉丁文，慶幸我在中大時已修讀了希臘文，這對我出國讀書很有幫助。如果完全不懂得希臘文和拉丁文，相信難以跟上課堂進度。

問：學成後，為甚麼你會選擇回中大任教，並主要教授西洋史？

答：所有事情冥冥中自有主宰。當時是1980年，中大歷史系剛好有一個西洋史教上古中古史的空缺，而我的博士論文正好研究英國中古史。還記得當時我在讀博士，只是剛剛完成了論文口試答辯，還未真正完成論文，就已獲邀請。我遂決定回中大任教，轉瞬至今已

三十五年。

有趣的是，我原本主修唐史，直到去外國深造，才開始研讀西史，原來，我對西史也有濃厚興趣。我在大學時對外語很感興趣，特別喜歡學習法語、英語，甚至希臘文等，後來副修翻譯，現在想來，如果當時我沒有修讀希臘文，就沒辦法到外國深造英國中古史。

問：當年你曾上歷史學家兼新亞校長余英時的課，可否分享一下你們學與教的點滴？當年的經歷怎樣啟發你踏上從事高等教育之路？

答：我在大學二年級時修讀了余英



張學明受學生歡迎，學生除了叫他「明仔」外，更在社交平台為他開設專頁。

時先生的「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」。當時我想借《陳確全集》作學期論文的參考書，但圖書館的書已全被人借去，於是他把自己的藏書借給我。其後，他不時把新書和論文抽印本送給我，令我在學習上得到很多啟發。幾年後，我到美國加州大學讀書，剛巧余英時先生也到加州大學開研討會，遠遠看到我，便大喊我的名字。當時我想：「他竟然認得我！」真的十分感動。

此後我們一直以書信、傳真或長途電話保持聯絡，其後我出書，他又替我的書題字及作序。最難忘的是，他竟然為我親撰長達三頁的推薦信，他把我當成徒弟一樣，我們一起去書店買書、配老花眼鏡，他又在字畫上親自題了「學明弟」。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生，但他卻對我很好。我曾經問余英時先生要怎樣做才可報答他，他對我說：「你對你的學生好，便是報答了我。」我把這句話銘記在心，我感覺自己有一個使命，就是要對學生好，在教學生涯中，要把這種精神承傳下去。

問：你由當年的學生至今成為教授，你認為自己對中大歷史系有甚麼特別的情懷？

答：在中大歷史系我感受到彌足珍貴的師生關係。當我自己是學

生時，我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師，他們完全沒有架子。現在我成為老師，就有一種使命感，希望把這種關懷及愛護學生的精神薪火相傳。

問：你認為現時中大學生對歷史，特別是西洋史的認識如何？你認為可以如何進一步提高學生對歷史的興趣？中大又可以怎樣推廣歷史？

答：有些學生害怕英文和西洋歷史，但他們其實很喜歡西史。於是我想出以生動有趣的方式教授西史。歷史其實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我以歌曲、電影、演講等日常生活的事例教歷史。我有一組課堂「Learning History through Songs, Movies and Speeches」，因為內容有趣，很受學生歡迎。例如歌曲，我會在堂上播放中西流行曲，有時更會自己改歌詞，把光良的《童話》改為《神話》，就可以跟學生分享中西神話的典故；例如電影，在課堂上播放「亂世佳人」（《Gone with the Wind》），除了能認識美國南北戰爭史，更感受到一個人的成長蛻變；例如名字，女孩子不要叫Delilah，在一部叫《霸王妖姬》（《Samson and Delilah》）的神話電影中Delilah就是指「妖姬」。叫Helen就好，因為這是希臘神話



張學明（左）受余英時（右）影響，把善待學生作為使命。

中世上最美女人的名字。諸如此類的例子多不勝數，其實歷史很生動有趣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學到歷史。

問：回首中大任教的三十五年，有甚麼經歷讓你特別難忘？

答：我想都離不開師生的關係與感情，也難忘於學生對歷史的喜愛。我教過一科名為「History for Today」的課，早年我開班的時候分別有120和129位學生報讀，後來發現找不到較大的課室可以同時容納這批學生。直到前年，終於找了一個大的講室，可以同時容納二百多個學生，結果這個課有201個學生修讀。我發現其實仍有很多學生喜歡歷史，令我很欣慰。

後記

毫無架子 親切和藹

與張教授的談話，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學識的淵博。他不但懂希臘文、拉丁文、法文等外語，而且博通古今中外的歷史、名人語句，甚至政治、《易經》、面相、中醫學等，他都能順手拈來。教授講歷史講得興起時，眼中迸出熾熱的投入和熱愛，令人感受到他對推動西洋史的決心和使命感。

最難得的是，這位淵博的學者毫無架子，數年前，作為他的學生，我當時已對他和藹的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能再與這位才德兼備的教授暢談，實是緣份，也是我的榮幸。